

■名家茶座

单位韩女士跟我讲了一个
发生在她家小区的事。

春天，一大家子人，有老有小，围在一棵香椿树下采香椿芽。春风骀荡，景色宜人。一家人欢聚树下采摘，无论如何都是春天里的一件幸事。只是采摘现场的画风却相当恶劣。树枝被肆意地折断，残枝败叶落了一地。有人还用手机跟远方的朋友视频分享，大声喊道：“是香椿，真是香椿！”

韩女士在讲这件事的时候，特别激动，她觉得那一大家子人，没有好好对待那棵树，让人愤怒。从一棵树那儿获取了美食，本来应该对树肃然起敬才对，他们却不珍惜，还折断了树的枝干，这是野蛮的掠夺行为。一棵树也是生命吧？

■八面来风

且说“上交所”

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（简称“上交所”），大家都知道是证券交易的地方，但是对交易所本身可能不怎么了解，甚至还听说一些和交易所相关却不常用的名字，比如理事会、理事长、会员制……不禁会产生距离感或者神秘感。记得入职培训的时候，人力资源部的老师告诉我们，据统计在全球各大交易所工作的人数仅有2.5万，是职业人数最少的一个行业。也许因为这样，求职或者业务不相关的人群就没有欲望去了解交易所，听听市场上流传的小道消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就满足了。

偶然的机会来到上交所以后，每次和朋友聊天，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交易所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？有的猜测是事业单位性质，因为它是非盈利组织，加上类似垄断的市场地位以及直接划归中国证监会管理；有的认为是公务员单位，因为交易所的领导班子都要公开收入，在某些场合听说上交所的理事长是副部级，人选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。出于好奇以及些许的责任感，我趁空闲时间做了一些研究，也找到了一些线索。

在上交所的章程中提到，上交所是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和设施，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，实行自律管理的会员制法人。也就是说，交易所是会员制法人，这和公务员单位的机关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不一样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员大会是上交所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，这一届会员大会由我们耳熟能详的各大券商共 120 个会员组成，分布在 30 个省市自治区，西藏、云南、新疆都各有 2 个会员。会员大会有权决定上交所的重大事项，比如选举和罢免会员理事、会员监事，审议和通过上交所的财务预算、决算报告等。另外，上交所拥有自律管理的职能，而不是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，这和英国、美国的交易所是一

虽然树不会像人一样喊疼，但人是有感情的啊！一棵树向人类奉献了美味的叶芽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以感恩之心善待它。

这让我一下子想到日本天妇罗大师早乙女哲哉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日本NHK电视台跟拍一个女孩跟早乙女哲哉学炸天妇罗的纪录片。最后一集，电视台要求女孩亲手炸天妇罗，由早乙女哲哉来点评。女孩炸鱼的时候慌里慌张，鱼在锅里翻了几下就出锅了。一向温和的早乙女哲哉勃然大怒，指责女孩把一条好好的鱼糟蹋了，不仅对捕鱼的渔民、顾客失礼了，更是对鱼失礼了。早乙女哲哉的话让人肃然起敬。敬惜人力物力，对付出劳动的人感恩；视顾客为上帝，把食材用精湛的技術做好，端到顾客的面前，是对顾客的尊敬；尤其不能

对一条鱼失礼，因为一条鱼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，如果厨师马马虎虎地处理，没有让这条鱼体现它应有的价值，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。

时至今日，人类经过不断进化，最终成了蓝色星球上名副其实的霸主。别的生命在人类的眼里，便成了低贱之物，它们往往被冠以植物或动物的名头，为人类所享用。所以，人类的词典描述别的生命，往往使用类似的词语：肉可食，毛皮可用，根有药用价值，可以美化环境等等。人类管野生动物叫“野味”，多数人都喜欢猎奇尝鲜，爱炫耀吃过某某野味。

万物有灵，对生命缺乏敬畏感，人类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实实在在品尝到了苦果。看不见

摸不到的新冠肺炎病毒就把人们关在家里几个月不能出门，人类还自诩为“地球的主宰”，真是狂妄自大。其实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物群落，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都在这个群落里相互依存，形成大大小小的生物链，只要人为地破坏其中的任意一条，遭殃的最终都是人类自己。

任何生命都有价值，我们和它们不可分割。所以，我们要敬畏生命，哪怕它是风中一棵树，树上的一片叶芽；我们要感恩生命，哪怕它是砧板上的一条鱼，即将成为我们的盘中餐。正如阿尔贝特·施韦泽《敬畏生命》中所表达的：我们敬畏生命的出发点，其实不是简单的怜悯之心，而是由生命的神圣性所唤起的敬畏之心。



■灯下漫笔

近年来，移动网民数增长几乎停滞，但老年网民的增速却远高于其他人群。据《解放日报》日前报道，2020年以来，上海在线新经济企业趣味头条的后台数据出现银发族“朝五晚九”现象，即：每天凌晨5时开始，便约有100万老年用户规模化上线打卡，他们日均登录5次，一般在晚9时集体下线。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QuestMobile报告显示：截止2020年5月，中国50岁以上的移动设备活跃用户超过1亿，其中老年网民占比逾半。

人类社会已然进入了网络时代，信息的快捷化、普遍性惠泽着不同层面的年龄段人群，老年人亦不例外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如此论述“老年人时代性”：“既置入自己的时代，又适度地与时代脱钩。”我认为：所谓“适度地与时代脱钩”，指的是老境将至，已不再充任社会大舞台主角，渐次从忙碌的轨道滑出，更多的是滋生一些反躬自问的念头，社会事务交还给年轻人管理。然而，“置入自己的时代”依然是老年人生活要义。不愿落后于时代，乃是他们手机

法官手记

老房的记忆

□余凤

假日期间，和娃爸外出办事，回来的路上，娃爸特意绕道到最初来上海曾经居住过的两处地方兜了兜，很多记忆涌上心来，很是感慨。

一处是十几年前刚来上海的租住地，在上师大附近，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。犹记得那会我俩从杭州满心期待地来到上海，那会梅陇还有一个火车站。下了火车后，因为带着行李，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，到达目的地后，司机师傅看了看我们的目的地，又看了看架着副眼镜、皮肤白嫩、文质彬彬的娃爸（那会还没娃），嘀咕了一句“你就住这啊”。这个地方其实是农民自建房，我们租的是底楼一间，带简易空调，应该是那一带相对比较好的一间，房东是知青返沪人员，租金500。跟房东软磨硬泡了很久，房东看我们面相还比较和善，终于同意付二押一，记得交完三个月房租后，我俩身上就所剩无几了。好在过了不久，娃爸就发工资了，帮我们度过了燃眉之急，还记得发工资那天，娃爸感觉像拿了笔巨款，跑回家的路上兴奋地把一条领带给跑没了。

因为房子是底楼，比较潮湿，经常有各种小虫子，让我非常害怕。住了大半年后，娃爸动了买房的心思。犹记得刚住那会时就说这地方要拆迁，但十几年过去了，去年才终于拆迁，今天去看，已经夷为平地。

兜到第二处住处，这是我俩来上海买的第一处房子。说到这，还真要感谢娃爸的果断，否则就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跟同事讨教买房的信息，经同事指点，他看上了上海南站附近的一处老公房，那会上海南站还在建。老公房在六楼，一室户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我们问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、向银行贷了一部分，将这套40平米的小房子买下后，再请装修师傅进行了简单地粉刷。搬进去前，我俩一起自己打打，一起蚂蚁搬家似的把我们的家当搬进去。

在这个住处，我们有了我们的宝宝，那是2008年9月。记得怀孕期间，婆婆还在老家，每次娃爸下班都骑着自行车去菜场，买回鱼虾、水果做给我吃补充营养。

我俩看着这些熟悉的房子、道路甚至是店面，一起回忆着那些年的点点滴滴，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上班，一起去买菜……

孩子出生后，这套一居室实在太小了，我俩决定把这套小房子卖掉，还记得月子期间跟娃爸一起去看房，很快就定下来了一套两室两厅，小区环境和住房条件瞬间好很多，再后来又因为娃读书和方便我工作，我们就换到了现在这套，眨眼在这套房子里也住了7年……

□沈栖

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占 60%。很显然,老年人“朝五晚九”这一介入网络的积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利于健康,益于寿命。

人到老年,有可能以一种出世而非入世的眼光看待生活,但“人生境界”终将相伴终身。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将一个人的“人生境界”归于两种强大的驱动力:“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,为知识所指引的人生。”老年人上网委实是“为知识所指引”的结果。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年龄作为度量和界定老年人的一种“客观”标准。其实,它在一定意义上会带来些许错觉。因为积极的心态与活跃的行为所提升的思维和激发的活力,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弭生理功能上的衰老和心理功能上的退化,从而使即便步入晚暮却不“显老”。

毋庸置疑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理应展示出一种淡泊、达观的状态，然而，其精神的安宁绝不意味着生活的孤寂和无聊，仍需诸如介入网络之类来开发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潜力。叔本华曾略带刻薄地将那些人称之为“生活中的余烬”。试问当下的老年人：生活在新时代，甘愿如此么？

不做“生活中的余烬”